

網鑑易知錄

錦章圖書局
印行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八十九

南宋紀

恭宗皇帝名焮度宗次子在位一年元伯顏入臨安執之北行二年而南宋遂亡

乙亥帝焮德佑元年元至元二年春正月葵永紹陵以陳宜中同知樞密院事

變不受命以江州今江西元中書左丞劉整死于無為軍今江南廬州以陳宜中同知樞密院事

元文虎遣人以酒饌如江州迎元軍伯顏使阿朮以舟師先造文虎以城降通判言以舟師先造文虎以城降通

至承制授文虎兩浙大都督賈似道出師次於蕪湖二月夏貴引兵會之似道湖湖二月夏貴引兵會之

曰吾得天助也乃上表出師抽諸路精兵十三萬人以行金帛輜重之舟舳艫見四十相銜百有餘里命宰執小

事專決大事則關白於督府不得擅行又以所親信韓震為殿師總禁兵進次於蕪湖今江南太平府蕪湖縣遣人通呂師

夔以議和未幾夏貴引兵來會袖中出一編書示似道曰宋歷三百二十年似道俯首而已呂師夔以議和嗚呼

天下皆為元有而賈賊猶以議和為望其愚益可知矣以汪立信為江淮招討使募兵禦元賈似道至江上以立信為端明殿學士江

淮招討使俾就建康今江南府庫募兵以援江上諸郡立信受詔即日上道以妻子託其愛將金明執其手曰我

不負國家爾亦必不負我遂行與似道遇於蕪湖似道拊立信背曰不用公言見上卷以至於此因問立信何向

立信曰今江南無一寸乾干淨地某去尋一片趙家地上死要死得分明耳既至建康守兵悉潰會而四面皆北

軍立信知事不可成歎曰吾生為宋臣死為宋鬼終為國一死但徒死無益耳率所部數千人至高郵見八六欲

控引淮漢以為後圖賈似道復請和于元伯顏不許似道自蕪湖遣還元俘見七九曾安撫且以荔子黃柑

遺聲伯顏復使宋京見八七如元軍請稱臣奉歲幣如開慶約見同阿朮謂伯顏曰宋人無信惟當進兵伯顏乃

令囊加歹來答書曰未渡江時議和入貢則可今沿江州郡皆已內屬欲和則當來面議也似道不答囊加歹歸

夏倚死節

汪立信忠義

江南無一寸乾淨地

賈似道以荔子黃柑遺伯顏

趙鼎發死

趙鼎發妻
雍氏

夏黃殊無
關志
諸軍晝夜
藏備

孫虎臣遜
過舟

報京亦還。以黃萬石為江西制置使。元陷池州。權守趙鼎發死之。池今江南守王起宗聞元軍渡江。棄官

去。通判趙鼎發攝州事。鼎發繕壁聚糧。為固守計。元游騎至李王河。都統張林屢諷之降。鼎發忿氣填膺。瞠視

貌目視林。林不敢復言。已而林帥兵巡江陰。今江南常州府江陰縣遣人納款。而陽助鼎發為守。守兵皆歸於林。鼎發知事

不濟。乃置酒會親友與訣。謂妻雍氏曰。城將破。吾守臣不當去。汝先出走。雍曰。君為忠臣。我獨不能為忠臣。婦乎

昂發笑曰。此豈婦人女子所能也。雍曰。吾請先死。昂發笑止之。明日乃散其家貲與弟姪僕婢。悉遣之。元兵薄

博城。昂發晨起。書几上曰。國不可背。城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遂與雍氏同縊。意死於從容堂。林開門降

伯顏入城。問太守何在。左右以死對。深歎息之。命具棺衾合葬。祭其墓而去。事聞。贈華文閣待制。諡文節。雍氏贈

順義夫人。元主封其子那木罕為北平王。以安童行省院事于北鄙。元太宗窩闊台長孫曰海都。居北方。自定

宗由以來。日尋干戈。至是。詔封那木罕為北平王。今直隸永平府率諸王兵鎮守。而安童總省院之政。元平章軍國重

事史天澤平。天澤至真定。今直隸真定府病篤。附奏曰。臣死不足惜。但願天兵渡江。慎勿殺掠。語不及他。元主聞計震

悼。贈太尉。諡忠武。追封鎮陽王。孫虎臣夏貴之師潰。于江上。賁似道奔揚州。元盡陷江淮州軍。賁似道以

精銳七萬餘人。盡屬孫虎臣。軍於池州下流之丁家洲。夏貴以戰艦咸上聲二千五百艘。搜船名橫互江中。似道

自將後軍。軍會港。賁嘗失利於鄂。見上恐督府成功。無所逃罪。又忌虎臣新進出已上。殊無鬪志。會伯顏令軍中

作大械同數十。採薪芻置其上。陽言欲焚舟。諸軍但晝夜嚴備。而戰心少懈。伯顏分步騎夾岸而進。度戰艦合勢

衝虎臣軍。時阿木與虎臣對陣。伯顏命舉巨砲擊虎臣中。虎臣軍動。阿木以划羊船數千艘。乘風直進。呼聲動

天地。虎臣前鋒將姜才方接戰。虎臣遽過其妾所乘舟。眾見之。謹詳也歡。曰。步師遁矣。軍遂亂。夏貴不戰而走。以扁

舟掠似道船。呼曰。彼眾我寡。勢不支矣。似道聞之。錯愕失措。遽鳴鉦。見四一收軍。舳艫見上顛播。乍分乍

合。阿木以小旗麾將校。帥輕銳橫擊深入。諸軍回棹前走。伯顏以步騎左右犄見二十之。殺溺死者不可勝計。

唐震江萬里死節

唐震擲筆不屈

止水

江萬里闔門死節

賈賈義不容誅

王瑜小人張世傑將

兵入衛

文天祥起兵勤王

水為聲之赤軍資器械盡為元所獲似道夜駐珠金沙召貴計事頃之虎臣至撫膺哭曰吾兵無一人用命者貴微笑曰吾嘗血戰當之矣似道曰計將安出貴曰諸軍已膽落吾何以戰師相惟有入揚州今江南揚州府招潰兵迎駕海上吾當以死守淮西耳遂解舟去似道遂與虎臣單舸奔還揚州明日潰兵蔽江而下似道使人登岸揚旗招之皆莫應有為惡語嫚罵之者於是鎮江今江南鎮江府寧國今江南寧國府隆興今江西隆興府江陰今江蘇江陰縣守臣皆棄城遁太平今江蘇太平縣府和州今安徽和州府無為軍卷見上俱相繼降元鎮江府寧國府隆興府江陰府太平府

知州唐震發州民城守時元遣使來取降款通判萬道同陰使所部欽白金牛酒備降禮微諷震降震叱之曰我忍偷生負國邪城中少年感震言殺元使者已而元軍登陴見上卷城衆皆散震入坐府中元軍執續使署降震擲筆於地不屈遂死之兄椿與家人俱死初江萬里聞震焚破見上卷盤池芝山在饒州府城北後園扁其亭曰止水人莫喻其意至是執門人陳偉器手曰大勢不可為余雖不在位當與國為存亡既而元軍執其弟知南劍州今福建延平府

萬頃索金銀不得文解之萬里赴止水死左右及子鎬相繼投沼中積屍如疊翌日萬里屍獨浮出水上從者斂葬之事聞贈震華文閣待制諡忠介萬里太傅益國公諡文忠行宮留守趙潛棄建康而遁賈似道上書請遷都王燭去位似道至揚州檄移列郡如海上迎駕上書請遷都太皇太后不許殿帥韓震復以為請詔下公卿雜議王燭請堅蹕見十一卷未決以已不能與大計乞罷政不待報徑去已而宗學生上言陛下移蹕不於慶元今浙江甯波府則於平江今江南蘇州府事勢危急則航海幸閩治福建福州府不思我能往彼亦能往徒驚擾無益乃止

雲間張氏曰賈賊上表遷都義固不容誅矣其書王燭去位者何蓋位者君之所與當以死守而不當去者也平時則居之以饗富貴臨難則去之以圖苟免若王燭者其小人乎

張世傑將兵入衛遂復饒州見上時方危急徵諸將勤王多不至惟世傑來上下歎異陳宜中疑世傑歸自元易其所部軍江西提刑文天祥起兵勤王勤王詔至贛西贛州府天祥奉擇之涕泣發郡中豪傑并結谿峒山蠻有眾萬人遂入衛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伎滿前至是痛自抑損盡以家貲為軍費每與賓客傳

周監易知錄

卷八十九 宋恭宗 二 上海錦章書局石印

李希遣兵入援

三人異名而同志

郝經續後漢書

汪立信平于軍

汪立信忠臣之魁

佐語及時事。輒撫几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聞者為之感動。湖南提刑李希遣兵入援。希性剛直。忤貴似道。貶官。家居者久之。至是。提刑湖南治湖廣。發壯士三千人。使將將之勤王。

靜軒周氏曰。是時臨安危急。遠近無入援之師。內外無勤王之將。獨張世傑將兵入衛。文天祥起兵勤王。李希遣兵入援。三人者。異名而同志。可謂能急其君者。爾雖皆未克成功。然其心顧不善哉。綱目詳書於策。所以示中國復讐之義為臣子。伯國之勳也。其垂訓大矣。

以陳宜中知樞密院事。曾淵子同知院事。文及翁僉書院事。倪普同簽書院事。遣元行人郝經還。經至燕卒。

目元主復使經第行樞密院都事庸等。來問經所在。詔遣總管段佑以禮送經歸。經道病。元主敕尚醫近侍迎勞。至燕卒。諡文忠。經為人尚氣節。為學務有用。及被留。撰續後漢書。及易春秋外傳諸書。從者皆通於學。書佐首宗道。後亦至國子祭酒。實似道有罪。免。觀分注太皇太后之言。似道若無罪者。而大書曰。有罪者何。正天討也。書有罪免者何。失討賊也。目陳宜中初附似道。

得驟登政府。及堂吏翁應龍。自軍中以都督府印還。宜中問似道所在。應龍以不知對。宜中意其已死。即上疏亡誅似道。以正誤國之罪。太皇太后曰。似道勤勞三朝。安忍以一朝之罪。失待大臣之禮。詔授似道醴泉觀使。罷中章都督。凡似道諸不卹民之政。次第除之。以公田給還田主。令率其租戶為兵。放還諸竄謫人。右丞相章鑑適

鑑聞元兵日進。端明殿學士江淮招討使汪立信卒于軍。目立信聞實。似道師潰。江漢守臣望風降遁。歎曰。吾今日猶得死於宋土也。乃置酒名賓僚與訣。手自為表。起居三宮。與從子書。屬祝以家事。夜分起步庭中。慷慨悲歌。握拳撫案者三。以是失聲。三日。扼吭咽。而卒。後元軍至建康。卷上金明以其家人免。或以立信三策。見上卷

及死告伯顏。請戮其孥。伯顏歎息久之。曰。宋有是人。有是言。我果用之。我要得至此。命求其家厚卹之。曰。忠臣之家也。金明以立信之喪。歸葬丹陽。君長而賢明。則用舍未必如是之類。倒而國事決不至此。大書江淮招討使汪立信卒于軍。所以表其死於王事也。何其光明後偉矣哉。元博羅惟入漣海州。卷上三月。陳宜中殺殿前都指揮使龔震。或言震謀

劫帝還都。陳宜中欲示非實。似道黨。乃召震計事。伏壯士袖鐵椎。擊殺之。震部曲見十三卷百餘人。大閱而出射。

此為試讀，需要完整PDF請訪問：www.ertongbook.com

石火箭入宮斬也嘉會門宣遣兵逐之遂奔建康上元伯顏入建康自建康都統徐旺榮迎伯顏入城

居之時江東大疫居民乏食伯顏開倉賑之且遣醫治疾民大悅會元主有詔以時方暑不利行師俟秋再舉伯

顏上言曰百年通南平敵已扼其吭見上少爾遲回奔播海島遺後悔矣元主從之詔伯顏以行中書省駐建康阿

朮分兵駐揚州親上與博羅權塔出絕宋淮南之援伯顏分兵四出知廣德軍今江南廣德州令狐榘以城降元詔

諭元呂文煥陳奕范文虎使通好去息兵以王燦陳宣中為左右丞相並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詔削章鑑

官放歸田里詔鑑既去太皇太后遣使召還罷相予祠韓震之死鑑明其無他為御史王應龍所劾削其官放歸

田里鑑居位號寬厚與人多許可時目為滿朝歡復吳潛向士壁官貶鳳實似道黨人有差詔御史陳過潘文

卿請寬實似道并治其黨與詔刺威配翁應龍於吉陽軍今廣東瓊州府崖州罷廖瑩中王庭劉良貴陳伯大董樸等官

元軍入常州知常州今江南常州府趙與鑑遁州人王良臣等以城降元知平江府今江南常州府潛說友叛降元詔張

世傑總都督府諸軍世傑分道出兵以拒元自世傑遣其將閻順季存進軍廣德謝洪永進軍平江平江進軍常

州順遂復廣德軍有二星門于中天一星隕趣促五都鎮撫使呂文福將兵入衛文福殺使者叛入江州

臨安戒嚴曾淵子文及翁倪普等棄位而遁詔戒禁之元兵既近臨安戒嚴整兵於是同知樞密院事曾淵子

等數十人皆遁朝中為之蕭然簽書樞密院事文及翁同簽書院事倪普諷臺諫劾已章未上亟出關遁太皇太

后聞之詔榜朝堂云我朝三百餘年待士大夫以禮吾與嗣君遭家多難爾大小臣未嘗有出一言以救國者內

而庶僚畔官離次外而守令委印棄城耳目之司既不能為吾糾擊二三執政又不能倡率羣工方且表裏合謀

接踵宵遁平日讀聖賢書自諉謂何乃於此時作此舉措生何面目對人死亦何以見先帝天命未改國法尚在

其在朝文武官負國棄予者令御史臺覺察以聞然不能禁也元禮部尚書康希賢等來至獨松關守將張

濡殺之元主遣禮部尚書康希賢工部侍郎嚴忠範奉國書來至建康希賢請兵自衛伯顏曰行人以言不以

二星隕一星隕

詔榜朝堂

張濡殺元使

賜何基王
柏贈諡

宋信為衣
冠禮樂之
國

兵多反致疑耳。希賢固諫，遂以兵五百送之。伯顏仍下令諸將，各守營壘，勿得妄有侵掠。希賢等至獨松關，在江蘇吳江縣東北張濡部曲見殺忠範，執希賢送臨安。希賢病創傷也，死。濡浚之曾孫也。朝廷使人移書元軍，言殺使之事。

乃邊將太后及嗣君實不知，當按誅之。願輸幣，請罷兵通好。伯顏曰：彼為詐計，視我虛實耳。當擇人同往，觀其事。

體令彼速降，乃遣議事官張羽同使人還臨安。羽至平江，被殺。元阿里海涯入岳州，今湖南岳陽府以陳合同發書。

樞密院事。夏四月，元阿里海涯寇江陵，今湖北江陵府朱禔孫高達以城降。荆南即荆州府軍皆陷，元授高達參知政事，禔係至上都。

以高斯得發書樞密院事。以福王與芮為浙東治浙江紹興府安撫大使，開府紹興。元阿木冠揚州，今江蘇揚州府李庭芝遣守將苗再成、姜才帥兵禦之，敗績。

加李庭芝參知政事。五月，劉師勇復常州。賜婺州今浙江金華府處士何基王柏贈諡。基少師事黃幹，見八幹告以必有真實心地，刻苦工夫，而後可。基悚惕受命，遂得聞淵源之

懿。趙汝騰蔡抗楊棟相繼薦於朝，詔與州學教授基固辭。相年三十，始知為學之源，捐去俗學，勇於求道。從基遊，

基授以立志居敬之旨，以質實堅苦自勵。凡六經、易書詩春秋禮孝經四書及濂洛關閩，見四六卷之書皆有著述。至是詔謚

基曰文定，贈柏承事郎。

靜軒周氏曰：是時宋瀕危亡，自救不暇，本非可以行清平之事也。而賜何基王柏贈諡，乃見於兵亂顛危之

時，此可見宋仁厚之心，崇儒之念，雖至於區區亡國之傾，猶能如是，則其為衣冠禮樂之國，顧不信哉。綱目

特揭而書之，蓋予之也。或以為議則過矣。

以張珪為四川制置副使。籍呂文煥、陳奕範、文虎家。詔張世傑等四道出兵以禦元。自時知慶遠府，屬廣西

仇子真、淮東兵馬鈐轄阮克己各將兵入衛。詔與世傑、張彥分道出擊元軍。臺諫請命大臣監護，事下公卿雜

議，久而不決。陳文龍上言：書云：「三后協心，同底于道。」北兵今日取某城，明日築某堡，而我以文相遜，以迹相疑，譬

猶拯溺救焚而為安行徐步之儀也。請詔大臣無滋虛議，不報。六月朔日，食既，晝晦如夜。成都今四川成都府西川治也。安撫使咎替上萬壽以嘉定今四川嘉定州諸城叛降元。元以萬壽領西川行樞密院事以王煥平章軍國重事。陳宜中留夢炎為左

張世傑焦山之敗

放費似道于循州

翁合劾賈似道

建甯朱熹講道之闕里

右丞相並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綱加李庭芝知樞密院事綱秋七月張世傑與元阿朮戰焦山下世傑敗績

奔圖綱世傑與劉師勇孫虎臣等大出舟師萬餘艘綱上次於焦山綱見七八令以十舟為方碇綱舟石也鎮江中

流非有號令毋得發碇示以必死元阿朮登石公山望之曰可燒而走也遂遣健卒善戰者千人載以巨艦綱見上

分兩翼夾射石阿朮居中合勢進戰繼以火矢蓬檣俱焚烟燄蔽江諸軍死戰欲走不能前多赴江死張弘範董

文炳復以銳卒橫衝世傑不復能軍奔圖山阿朮弘範追之獲白鷄子七百餘艘師勇還常州虎臣還真州世傑

請濟師不報綱放賈似道于循州籍其家綱似道既免三學生及臺諫侍從皆上疏乞誅似道太皇太后不許及

似道上表自劾且言為夏貴孫虎臣所誤乞保餘生有旨令李庭芝津遣歸越綱今浙江紹興府以終喪制似道留揚不還

王燾復論似道既不死忠又不成孝乞下詔切責似道得詔乃還紹興府紹興守城閉門不納王燾復言於太后

曰本朝權臣稔禍未有如似道之烈者縉紳茅草不知幾疏陛下皆抑而不行付人言於不恤何以謝天下太后

乃降似道三官婺州綱上居住婺人聞似道至率眾為露布綱見五四逐之復詔徙於建甯府綱屬福建斬翁應龍籍其家

廖瑩中王庭除名流之嶺南皆自殺於是御史孫嶠綱宏等又以似道罪重罰輕乞斬之以正法方回復上疏論

似道僥詐貪淫編驕各專恩謬十罪太皇太后猶不聽翁合上言似道以妖賢無比之林甫朝自託於伊周以不

學無術之霍光敢效尤於莽操其總統權罔上責國召兵專利虐民滔天之罪人能言復於眾怒僅謫建甯實

朱熹講道之闕里綱朱子嘗居建甯府建陽縣之考亭學者號為南州闕里綱雖三尺童子亦知向方聞似道名咸欲嘔唾見其面乎乞遠投荒

昧以禦魑魅綱見六二遂詔責授高州綱今廣東高州府團練副使循州綱今廣東惠州府安置籍其家遣使監押之貶所會稽縣

屬浙江尉鄭虎臣以其父嘗為似道所配欲報之欣然請行似道時寓建甯之開元寺侍妾尚數十人虎臣至悉

屏內去撤轎蓋綱僕行秋日中令舁綱預對轎夫唱杭州歌謠之每名斥似道窘辱備至一日入古寺壁上有吳

潛見上卷南行所題字虎臣呼似道曰賣國練吳丞相何以至此似道慙不能對至泉州綱今福建洛陽橋在府城

東北路

宋恭宗

上海錦章書局石印

洛陽江一名萬安橋宋郡守蔡襄建遇葉李見上自漳州放還見於客邸底李賦詞贈之似道俯首謝焉復及龍榮宮陳宜

中去位詔罷王燭為醴泉觀察召宜中于温州今浙江温州府初張世傑之將出師也王燭謂二相陳宜中留夢炎宜一人督

師吳門否則臣雖老無能為若效死封疆亦不敢辭會世傑敗於焦山燭復言曰事無重於兵今二相並建都督

廟算指授臣不得而知比者六月出師諸將無統臣豈不知吳門去京不遠而必為此請者蓋大敵在境非陛下

自將則大臣開督今世傑以諸將心力不一而敗不知國家尚堪幾敗邪臣既不得其職又不得其言乞罷平章

太后不許既而京學生劉九皋等伏闕上書言宜中擅權其略以為趙潛趙與鑒皆無城遁宜中乃借使過之說

以報私恩令狐概潛說友皆以城降乃受其苞苴見二而為之羽翼文天祥率兵勤王信讓而沮撓之賈似道喪

師辱國陽請致罰而陰佑之元兵薄通門國門勤王之師乃留之京城而不遣宰相當出督而畏縮猶豫第令集

議而不行呂師夔狼子野心而使之通好乞盟張世傑步兵而用之於水劉師勇水兵而用之於步指授失宜因

以敗事臣恐誤國將不止於一似道也初宜中書多專決不關白燭或謂京學之論實燭數書上宜中徑去

遣使四輩召之不至太后乃下九皋等臨安獄而手詔曰給舍給事中及中書舍人之奏謂燭與宜中必難久處兼燭近奏

乞免平章辭氣不平誠有如人言者可罷燭平章軍國重事以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充醴泉觀使是歲卒燭清脩

剛勁不阿權勢及為相屬祝國勢危亡乃不能協謀以濟大事士論惜之元以伯顏為右丞相阿朮為左丞相

元主召伯顏還至上都面陳形勢乞即進兵遂拜右丞相伯顏辭曰阿朮功多臣宜居後乃進阿朮左丞相仍詔

伯顏直趨臨安阿朮仍攻淮南治江南揚州府阿里海涯取湖南治湖廣長沙府萬戶宋都解及呂師夔李恒等取江西綱以

陳文龍同簽書密院事八月以李希知潭州文天祥知平江府天祥至臨安上疏言本朝德五季五代之亂之亂

藩鎮建都邑一時雖足以矯尾大見五七之弊然國以寢弱故敵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破中原陸沈

文天祥四
鎮之策

陸沈溺言中痛悔何及今宜分境內為四鎮建都統於其中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闡於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

信國公不
世出之高
識

李希守潭
州

黯淡灘

木綿卷

李庭芝守
揚州

趙淮死節

武定軍
密佑死節

姚訐陳昭
王安節死

聞於隆興今江西以福建益江東而建聞於番同鄱陽府今江西饒州以淮西益淮東而建聞於揚州責長沙取鄂鄂州今湖廣隆興取斬其今湖廣黃州府番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地大力衆乃足以抗敵約日齊奮有進無退

日夜以圖之彼備多力分疲於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伺閒諫出於其中如此則敵不難却也時議以為迂闊不報命知平江府今江南蘇州府信國公之謀略其條理謹嚴可謂不世出之高識信為元以廉希憲行省事于江

陵見上九月元兵陷泰州屬揚州府孫虎臣自殺冬十月詔張世傑劉師勇總出戍怒兵以留夢炎陳宜中為

左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宜中在温州被召以親老力辭太后自元阿里海涯圍潭州即長沙府李希力

戰禦多自李希至潭元遊騎已入湘陰今長沙府益陽縣諸縣城中守卒不滿三千希結峒蠻為援繕器

械峙難也儲勇糧柵江修壁及元兵至希慷慨登陴親上與諸將分地而守民老弱皆出結保伍助之不令而集

希日以忠義勉將士死傷相籍謝也枕人猶飲血乘城殊死戰有來招降者輒殺之以徇行不監押官鄭虎臣

殺賈似道于漳州自似道舟次南劍州今福建延平府黯淡灘虎臣曰水清甚何不死於此似道曰太后許我以不死候

有詔即死十月至漳州今福建木棉庵虎臣曰吾為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憾遂拘其子與妾於別館即廁上拉

折其胸殺之陳宜中至福州今福建捕虎臣斃於獄元阿朮圍揚州李庭芝力戰禦之自阿朮攻揚久而無功

乃築長圍困之城中食盡死者枕藉滿道而庭芝之志益堅會伯顏至灣頭遂議深入元伯顏渡江分兵東下

伯顏分兵為三道水陸並進期會臨安文天祥遣兵救常州今江南不克十一月以陳文龍同知樞密院事黃鑄同簽書院事

元將阿剌罕陷廣德軍四安鎮召文天祥入衛阿剌罕破銀樹東壩戍將趙淮葵之死遂陷廣德軍見

卷四安鎮陳宜中倉皇發臨安民年十五以上者皆籍為兵號武定軍召文天祥於平江元將宋都督李恒等

陷江西州軍都統密佑逆戰於撫州今江西死之元伯顏陷常州屠其民知州事姚訐通判陳昭都統王安

節死之自伯顏至常州會兵圍城姚訐陳昭劉師勇王安節力戰固守伯顏遣人招之譬喻百端終不聽伯顏怒

節
去此一步
非死所

得於小兒
亦失於小
兒

朱立死節

命降人王良臣役城外居民運土為壘土至併人以築之且殺民煎膏取油以作炮焚其牌板又日夜攻不息城中甚急而守志益堅伯顏乃叱帳前諸軍奮勇先四面並進城遂破嘗死之昭與安節猶巷戰或謂昭曰城東北門未合可走昭曰去此一步非死所矣日中兵至死焉伯顏命屠其民執安節至軍前不屈亦死師勇以八騎突圍走平江嘗希得見上之子安節堅見上之子也昭以謝枋得為江西招諭使知信州昭初枋得聞淮西江東西州郡守將皆呂氏部曲觀上故爭降附自以與呂師夔善乃應詔上書以一族保師夔可信乞分沿江諸屯兵以師夔為鎮撫使使之行成且乞身至江州見上煥與議朝廷乃以枋得為沿江察訪使以往會文煥北還不及而返遂改知信州見上元軍破獨松關守將張濡遁獨松既破鄰邑望風皆遁朝廷大懼時勤王師尚三四萬人文天祥與世傑議以為淮東堅壁圍廣全城若與敵血戰萬一得捷則令淮帥以截其後國事猶可為也世傑大喜陳宜中曰太后降詔以王師務宜持重議遂止濡既遁後為廉希賢之子所殺元董文炳入江陰軍觀上左丞相留夢炎遁十二月詔許實似道歸葬返具田廬以吳堅發書樞密院事遣工部侍郎柳岳如元軍請平伯顏不許陳宜中遣柳岳奉書如元軍前稱廉尚書之死觀上乃盜殺之非朝廷意乞班師修好聲岳見伯顏於無錫府無錫縣泣請曰嗣君幼冲在裒經中自古禮不伐喪凡今日事至此者皆奸臣貴似道失信誤國耳伯顏曰汝國執戮我行人故我興師錢氏吳越王納土李氏南唐李後主煜出降皆汝國之法也汝國得天下於小兒亦失於小兒其道如此尚何多言遂令囊加互偕岳還以陳文龍參知政事謝堂同知樞密院事元伯顏入平江張世傑未至平江陷乃以兵入衛續遣柳岳如元求封行至高郵民殺之陳宜中因柳岳還復奏遣宗正少卿陸秀夫及呂師孟等同囊加互如元軍求稱姪納幣不效則稱姪孫且敕呂文煥令平聲通好聲罷兵秀夫等見伯顏於平江伯顏不許宜中乃白太后奉表求封為小國太后從之直學士院高應松不肯草表改命京局官劉襲然為之岳等至高郵見上嵇家泣為嵇聳所殺以文天祥發書樞密院事黃萬石叛降

官衙一牙
牌書不盡

李希死節

尹毅為二
子行冠禮

楊震死節
李希闔門
死節

孝忠死節

曾如驥死

元都統米立死之。立初從陳赤守黃州。今湖廣黃州府見上卷兵敗被執不降。繫獄至是。萬石舉軍降元。元行省遣萬石諭立曰。吾官衙一牙牌書不盡。今亦降矣。立曰。侍郎國家大臣。立一小卒爾。但三世食趙氏祿。趙亡。何以生為。立乃陳上生擒合死之人。與投拜者不同。萬石再三諭之。不屈。遂遇害。

丙子二年。五月以後端宗皇帝景炎元年元至元十三年春正月。元阿里海涯破潭州。見上湖南治潭鎮撫大使知州事李希死之。湖

南州軍皆陷。阿里海涯督戰益急。城中大窘。力不能支。諸將泣請曰。事急矣。吾屬為國死可也。如民何。希罵曰。

國家平時所以厚養汝者。為今日也。汝第死守。有復言者。吾先戮汝。除夕。元兵登城。蟻附而上。知衡州今湖廣

穀時寓城中。知事不可為。乃為二子行冠禮。禮或曰。此何時。行此迂闊事。穀曰。正欲令兒曹冠帶見先人於地

下。爾既畢。禮與其家人自焚。希命酒醉類之。因留賓佐會飲。夜傳令。猶手書盡忠字為號。飲達旦。諸賓佐出。參議

楊震赴園池死。希筆態湘閨。召帳下沈忠遺金曰。吾力竭分當死。吾家人亦不可辱於俘。字○軍所汝盡殺

之。而後殺我。忠伏地叩頭。辭以不能。希固命之。忠泣而諾。取酒飲。聲其家人盡醉。乃徧刃之。希亦引頸受刃。忠縱

火焚其居。還家殺其妻子。復至火所。大慟。舉身投地。乃自刎。潭民間之多舉家自盡。城無虛井。縊意林木者相望。

元旦。守將吳繼明劉孝忠以城降。由是湖南州郡皆降於元。實慶。今湖廣通判曾如驥亦不屈而死。事聞。贈希端

明殿大學士諡忠節。

靜軒周氏曰。李希死節表表在人。無可疑者。觀其闔門俱死。不辱虐手。而將佐潭民亦皆死之。蓋由希素以忠義獎勸人心。故臨難皆無苟免也。既而李希甫亡。湖南遂陷。可見湖南不亡。賴有希在耳。則希之有功於社稷。顧不偉哉。世之偷生苟免者。可以少知愧矣。故特以全節予之。

陳文龍黃鑑遁。以吳堅為左丞相。兼樞密使。常琳參知政事。日午宣麻。見五憲元殿。文班止六人。諸

關兵皆潰。知嘉興府。屬浙江劉漢傑以城降元。元兵圍吉安州。今浙江知州趙良淳與提刑徐道隆同守。時元兵

趙良渚死

徐道隆死

張世傑斷
下彪舌
元伯顏執
文天祥

迫行都召道隆入衛道絕不通乃由太湖見七八經武康今湖州府臨安此縣名屬縣境勤王范文虎致書誘良

渚降良渚焚書斬其使元兵至良渚率眾城守夜就友盤入舍草舍見上陣卷上上不歸既而戎將吳國定開門納元兵良

渚命車歸府兵士止之曰侍郎何自苦良渚叱去之閉閣自經元兵追道隆及之一軍盡沒道隆見執守者少急

赴水死綱遣監察御史劉岳節奉表稱臣于元目陸秀夫還言伯顏不肯從伯姓之稱太后命用臣禮陳宜中難

之太后涕泣曰苟存社稷稱臣非所較也遂遣岳奉表稱臣上尊號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兩乞存境土以奉蒸

嘗且約伯顏會長安鎮以輸平綱常樹道以夏士林簽書樞密院事士林亦遁綱進封吉王是為益王判福州

信王昺為廣王判泉州目初召文天祥知臨安府天祥辭不拜請以福王秀王判臨安係民望身為少尹以死衛

宗廟又乞命吉王信王鎮閩廣以圖興復俱不許至是宗親復請太后從之以駙馬都尉楊鎮及楊淑妃弟亮節

俞允容弟如珪提舉二王府事綱陳宜中請遷都不果行綱元伯顏軍皇亭山太皇太后遣使奉璽以降右丞相

陳宜中夜遁目伯顏至長安鎮在杭州府海甯縣西北陳宜中違約不往議事伯顏乃進次皇亭山在杭州府城東北阿剌罕董文

炳之師皆會文天祥張世傑請移三宮入海而已帥眾背城一戰宜中不許白太后遣監察御史楊應奎上傳國

璽以降伯顏受之遣使召宜中出議降事而使囊加歹奉璽表赴上都應奎既行是夜宜中遁歸於温州見上之

清溪郁張世傑劉師勇各以所部兵入于海目世傑師勇及蘇劉義以不戰而降遂去世傑次于定海今浙江

定海縣元石國英使都統下虎標說世傑降世傑大怒斷短處虎舌磔窄裂之于巾子山在定海縣東師勇至海上見時

事不可為憂憤縱酒卒綱吳堅文天祥如元軍伯顏執天祥遣堅還目楊應奎還言伯顏欲執政面議太后乃以

天祥為右丞相兼樞密使與吳堅偕往天祥辭不拜遂行因說伯顏曰北朝若以宋為興國請退兵平江今江南

或嘉興今浙江然後議歲幣與金帛犒師北朝全兵以還策之上也若欲毀其宗社則淮浙閩廣尚多未下利鈍

未可知兵連禍結必自此始伯顏以北詔為辭顧天祥舉動不常疑有異志留之軍中遣堅還天祥怒數綱請歸

謝枋得安
仁之敗

日中有黑

呂文煥表
略

浙江潮三
日不至

徐應灝死
節

苗再成說
文天祥

曰我之此來為兩國大事何故留我伯顏曰勿怒君為宋大臣責任非輕今日之事正當與我共之令忙兀台唆
都館伴羈縻見十八卷之謝馬都尉楊鎮等奉益王廣王走婺州今浙江楊淑妃秀王與擇從行以家鉉

翁簽書樞密院事賁餘慶同簽書院事元呂師夔寇江東謝枋得迎戰敗績枋得與元戰於安仁今江西饒州府安仁縣失盡而敗遂奔建甯今福建建甯府山中妻子皆被執二月日中有黑子元伯顏遣人入臨安封府庫收圖籍符印

伯顏承制以臨安為兩浙大都督府命忙兀台范文虎入城治都督府事又令程鵬飛取太皇太后手詔及三
省樞密院檄文也移諭州郡降附執政皆署家鉉翁獨不肯鵬飛命搏之鉉翁曰中書無縛執政之理歸私第以

待命可也乃止伯顏進屯湖州市在杭州府城西復令呂文煥及范文虎等慰諭太皇太后文煥因入內上表謝而出有

曰茲衝北命來抗南師視以大馬報以仇讎非曰子弟攻其父母不得已也尚何言哉伯顏令張惠阿刺罕董文

炳張弘範唆都等封府庫收史館禮寺圖書及百司符印告罷官府及侍衛軍以賁餘慶為右丞相兼樞密
使劉岳節同簽書樞密院事與吳堅謝堂家鉉翁並充祈謝使如元謝堂逃歸元人以文天祥北去伯顏嘗

引天祥與吳堅等同坐天祥面斥賁餘慶賣國且責伯顏失信呂文煥從旁諭解之天祥并斥文煥及其姪師孟

父子兄弟受國厚恩不能以死報國乃合族為逆尚何言文煥等漸恚伯顏遂拘天祥隨祈請使北行浙江潮

三日不至時元軍分駐江沙上杭人方幸之潮汐席早曰三日不至元伯顏使范文虎追益王廣王不及
執楊鎮還臨安二王遂走温州夏貴以淮西叛降元知鎮巢軍洪福死之三月元伯顏入臨安以帝及皇太

后全氏福王與內等北去帝與太后肩輿出宮太皇太后以疾留內與內及沂王乃獻度宗母隆國夫人黃氏
并楊震謝堂高應松庶僚劉張燕三學生等皆行太學生徐應鑣標與其二男一女同赴井死文天祥自鎮

江亡入真州遂浮海如温州天祥至鎮江親上與其客杜潄虎等十二人夜亡入真州見上苗再成出迎喜且泣
曰兩淮兵足以興復特二閫少隙不能合從宗早天祥問計將安出再成曰今先約淮西兵趨建康今江南彼必

悉力以行吾西兵指揮淮東諸將以通今江南揚州府通州泰今揚州府兵攻灣頭以高郵今揚州府寶應縣安府兵攻揚子橋以揚兵攻瓜步山名在儀真縣西吾以舟師直擣鎮江同日大舉灣頭揚子橋皆淮江皖輕兵且日夜

望我師之至攻之即下合攻瓜步之三面吾自江中一面薄逼也之雖有智者不能為之謀矣瓜步既舉以淮東

兵入京口即鎮江淮西兵入金陵即建康要邀其歸路其大帥可坐致也天祥大稱善即以書遺去李庭芝遣使四出

結約初天祥未至真時揚有脫歸兵言元密遣一丞相入真州說降矣庭芝信之以天祥來說降也使再成亟殺

之再成不忍詎也紹臺上聲天祥出相城壘以制司文示之閉之門外久之復遣二路分覘諂平去二聲天祥果說降

者即殺之二路分與天祥語見其忠義亦不忍殺以兵二十人道之如揚四鼓抵城下聞候門者曰制置司下今

捕文丞相甚急衆相顧吐舌天祥乃變姓名由通州汎海如温州以求二王綱元以阿刺罕董文炳行省事于臨

安綱伯顏北還承制留阿刺罕董文炳經略閩浙以忙兀台鎮浙西治杭州府唆都鎮浙東治紹興府會江西都元帥宋都

解言宋二王在閩廣聚兵將攻江西乃遣塔出移軍與李恒呂師夔會阿刺罕文炳同取禾下州縣以追二王

綱閏月陳宜中等奉益王為天下兵馬都元帥廣王副之開府福州起兵興復綱陸秀夫蘇劉義等聞二王走溫

州繼追及於道遣人召陳宜中於清澳觀上宜中來謁復召張世傑於定海見上世傑亦以所部兵來溫之江心

寺舊有高宗南奔時御座衆相率哭座下奉益王為都元帥廣王副之發兵除吏以秀王與釋為福建即閩中治福州府

察訪使先入閩中撫諭士民檄吸徵兵之書召諸路忠義同興王室會太皇太后遣二宦者以兵百人召二王還臨安

宜中等沈去聲其兵江中遂入閩時黃萬石降元觀上以嘗為福建漕使欲取全閩為己功汀今福建建甯府諸

州方謀從萬石送款聞二王至復閉門以拒萬石南劍觀上守臣林起釐遣軍逐之萬石敗走其將士多來歸兵

勢稍振綱帝至瓜洲李庭芝使姜才將兵夜擣元軍不克綱帝北行至瓜洲見二庭芝與才涕泣誓將士出奪之

將士皆感泣乃盡散金帛犒兵以四萬人夜擣瓜洲戰三時衆擁帝避去才追戰至浦子市夜猶不退阿朮使人

夜擣瓜洲

姜才不作

降將軍

招之才曰吾甯死宣作降將軍耶真州上苗再成亦謀奪駕不克

靜軒周氏曰是時天子蒙塵車駕北狩宋之臣子未有謀迎大駕還復舊都之心者獨庭芝與才弟泣誓眾奮志舉事雖夜擄元軍不克而返然其忠國之心亦誠矣故綱目特書以予之也

五月朔益王即位于福州遣上帝尊號尊度宗淑妃楊氏為皇太后同聽政改元景炎遣上帝尊號為孝

恭懿聖皇帝升福州為福安府以大都督府為垂拱殿使廳為延和殿王剛中知福安府是日有大聲出府中眾

皆驚仆進封廣王為衛王以陳宣中為左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陳文龍劉黼參知政事張世傑為

樞密副使陸秀夫直學士陳懿義主管殿前司召李庭芝為右丞相姜才為保康軍承宣使詔江西制置使

趙潛招諭使吳浚等分道出師興復帝室詔以趙潛為江西制置使進兵邵武今福建謝枋得為江東制置使

進兵饒州今江西李世遠方興等進兵浙東見吳浚為江西招諭使鄒鳳副之毛統由海道至淮約兵會合仍詔

傳車程國秀等分道出兵時枋得敗走已不能軍文天祥至自溫州以為樞密使同都督諸路軍馬武招臺傑

於江淮杜詩元主忽必烈廢德祐帝為瀛國公元以伯顏同知樞密院事罷直學士院陸秀夫武夫與陳

募兵於溫州元將唆都陷衢州今浙江江東西湖南北宣撫大使留夢炎降六月元軍入廣州今廣東

合宜中使言者劾元將唆都陷衢州今浙江江東西湖南北宣撫大使留夢炎降六月元軍入廣州今廣東

罷之論居潮州元將唆都陷衢州今浙江江東西湖南北宣撫大使留夢炎降六月元軍入廣州今廣東

秋七月文天祥開府南劍州見經略江西李庭芝姜才赴召至泰州揚州守將朱煥泰州裨將孫貴等皆

降于元庭芝才死之淮東盡陷臨安既陷阿朮以太皇太后手詔諭庭芝使降庭芝登城謂使者曰奉詔守城

未聞以詔諭降也既而阿朮復遣使者持元主詔招庭芝庭芝開壁納使者斬之焚其詔於陣觀上會福州使

至庭芝命制置副使朱煥守揚而自與姜才將兵七千趨泰州府將東入海庭芝既行煥即以城降阿朮分道

追及庭芝殺步卒千餘人庭芝走入泰州阿朮圍之且驅其妻子至陣下招降會姜才直發背不能戰泰州裨將

偏將孫貴胡惟孝開北門納元軍庭芝赴蓮池中水淺不死遂與姜才俱被執至揚州阿朮責其不降才曰不降者我也憤罵不已然猶愛其才勇未忍殺之朱煥請曰揚自用兵以來積骸滿野皆庭芝與才所為不殺之何俟

李庭芝妻
才死節

阿朮乃皆殺之。揚民間者莫不泣下。

李姜即張許之節義

雲間張氏曰李庭芝姜才之死即張巡許遠之節義也然張巡許遠雖死而唐室為之再造巡遠之功居多也庭芝姜才既死而宋室之不復興與豈李姜之才力未優於巡遠歟曰巡遠之死未敢必乎唐室之再興李姜之死未敢料乎宋室之不復興忠臣惟盡此心而已其他非所計焉

苗再成死節

八月元軍入真州見苗再成死之綱元人以太皇太后謝氏北去太后以病久留臨安至是元人自宮中昇其

熊飛起兵

騎兵出江西東莞官今廣東廣民熊飛起兵會趙潛復詔今廣東廣民廣州府廣州府冬十月文天祥師次于汀

熊飛死節

州目天祥遣趙時賞等將一軍趨贛見上以取富都今贛州府吳浚將一軍取雲都劉洙等皆自江西起兵來會

秀王與擇死節

元呂師夢等將兵度梅嶺在廣東南雄府城南遂入韶州熊飛死之綱趙潛使飛及曾達龍禦元軍於南雄

龍敗死飛走韶州元軍圍之守將劉自立以城降飛率兵巷戰兵敗赴水死綱十一月元阿剌罕董文炳入處州

今浙江秀王與擇等逆戰于瑞安今浙江溫州府敗績死之綱元軍入建甯府屬福建邵武軍見上陳宜中張世傑奉帝

航海北兵既逼陳宜中張世傑備海舟奉帝及衛王楊太妃等登舟時軍十七萬人民兵三十萬人淮兵萬人

陳文龍死節

與北舟相遇值天霧晦宣不辨舟得以進時元軍侵福安王積翁為帝至泉州今福建泉州府招撫使蒲壽庚作亂帝

此皆節義文章

走潮州今廣東潮州府十二月壽庚以泉州叛降元綱元人入興化軍知軍事陳文龍死之綱王剛中既降遣使至興化

軍今福建興化府文龍斬之而發民固守使部將林華伺元兵于境上華反導元兵至城下通判曹澄孫開門降執文龍

馬堅死節

欲降之文龍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邪卒不屈乃械送杭州文龍不食死綱元阿里海涯破靜江今廣西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九十